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中記卷三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天祿

謄錄監生臣葉世倬

欽定四庫全書

天中記卷三十九

生辰

明 陳耀文 撰

啟帝生吳回生陸終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妹謂之女嬪  
孕而不育三年啟其母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帝系

化右生啟禹治洪水通轅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  
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

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

比方而啟生

淮南

生于空桑有佚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  
其君其君令嬀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  
上孕夢有神告之曰白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白出  
水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  
故命之曰伊尹呂本味伊尹母孕行汲水化為枯松其夫  
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兔乃收養之書大傳長有賢德殷

以為尹曰伊尹也

水經十五

觀白虹周昭王庶子食采翁山夫人觀白虹而有娠生子兩手壓拳不開昭王嘆之即開左手有文曰公右手有文曰羽遂賜姓翁氏

世說

夢蘭鄭文公有賤妾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僚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穆公有疾曰蘭死

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宣四

熊虎狀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

子良兄

曰必殺之是

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教氏矣訪曰

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

惑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

泣曰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子文卒子越為

司馬將攻王楚滅若教氏

上

豺狼聲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

甚惡叔向懼不敢娶乎公強使娶之生于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石氏矣遂弗視人二豕喙牛腹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子虎目豕喙鵞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又叔向曰晉有羊舌鮒者叔魚之母弟瀆貨無厭亦將及矣

生而白首李母祠在老子祠北二里祠門之左有碑文曰老子聖母李夫人碑老子者道君也始起秉白鹿下

託於李母胞中七十二年產于楚國淮陽苦縣瀨鄉曲

仁里老子名耳星精也字伯陽號曰聃

在泰山瀨記

老子母

懷之七十歲乃生啟其母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為老

子

神仙傳

老子既生廣額大目踈齒方口耳有三門鼻有

雙柱足蹈五字手把十文

商芸小說

絳霄繞身關令尹喜內傳尹喜母夢絳霄流繞其身遂  
生喜雙光若日飛流滿堂良久乃散

大成相里昔子產初生執拳而出啟手觀之文成相里



其後因而氏馬

唐高僧傳

黑帝感生孔子母顏氏徵在游大澤之陂夢黑帝使請已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首類尼丘山故以為名

孔漢圖

明珠感孕西子母沈帛於溪有明珠射體感而孕又夢有翠雞五色自空而下久之化為鴉飛去

翰府名談

夢神乘雲孟子生時其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于嶧母疑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寢時問巷皆見有五色

雲覆孟氏之居焉

初度屈原離騷云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  
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  
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感星蕭何昂星精張良感弧星生樊噲感狼星生

遇龍雜記云漢廷尉扶嘉胸臆人也初嘉母于湯溪水  
側遇龍后生嘉長占吉凶巧發竒中高祖為漢王時與  
嘉相遇嘉勸定三秦高祖以嘉志在扶翼賜姓扶氏為

廷尉食邑胸臆嘉臨終有言曰三牛對馬嶺不出貴人

出鹽井

方輿  
勝覽

太白星臨東方朔母田氏寡居夢太白星臨其上因有  
娠田氏歎曰無夫而娠人將弃我乃移向代都東方里  
為居五月旦生朔因以所居里為氏朔為名朔生三日  
而母田氏死隣母收養之朔生五歲忽失經年乃歸母  
問之朔曰免至紫泥海紫水污衣乃過虞淵湔浣明發

中還何言經年乎

洞冥  
記

朔父張夷字少平

本今

神光照社後漢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見光以問卜者曰此天符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

官學有名至場七世通顯

孝子傳

疋練昇天虞延字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

曰吉氣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

論衡  
吉驗

賜杖唐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一木杖植其門側

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  
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  
者若曰杖當于力矣 上

天人授書張道陵母夢天人自魁星中以蘅薇香授之

遂感而孕

高道  
傳

雙珠老蚌韋元將弟誕仲將孔融與其父書曰前日元  
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濟世之器也昨日仲將來思  
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白鵠聳雲吳張承家有白鵠聳雲占者曰鵠是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當使子孫位極人臣名擅江表若生子可以名曰鵠後承生昭至輔吳將軍

格遺

胞聲震外闕澤字德潤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年十三

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

會稽先賢傳

藍田生玉諸葛恪少有名孫權見其父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香浴葛尚書年八十始有仙公一子時有天竺僧於市

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  
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遶七匝禮  
拜恭敬沐浴而止

仙公起  
居注

仙公生始數日沙門見而禮

拜曰當游仙道白日昇天

靈寶法  
輪經

真英物桓溫宣城太守彞之子也生未暮而太原溫嶠  
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  
彞以嶠所賞故遂名曰溫嶠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

本傳

墮地便坐太原溫磐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

而笑髮覆面牙齒皆具

異死

額創兒出魏興李宣妻樊氏義熙中懷妊過期不孕而額上有創兒穿之以出長為將今猶存名胡兒

靈產譙郡胡馥之娶婦李氏十年無子而婦卒哭慟云竟無遺體遂此酷何婦忽然起坐曰感君哀悼我不即朽君可瞑後見就依平生陰陽當為君生一男語畢即卧馥之如言不取燈燭闇而就之交接後歎曰亡人以無生理可別作屋見置瞻視滿十月然後殯爾來覺婦



身微煖如未亡既及十月果生一男男名靈產

出明錄

旗鈴落懷任遙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卧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遂生昉斗十二從叔畧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菩家千里駒也

南史

褚淵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

天人執爐陶弘景母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

而有孕生弘景

本傳

又雲笈經云陶隱居初生母夢日精

在懷一天人手執金香爐墜

腹啼南史王曇逸母晝寢夢靈鳳集身因有娠又聞腹

中啼聲僧寶誌曰生子當為神仙宗伯

難祐集

湔裙北齊竇泰母夢風雷有娠期而不產大懼有巫云

渡河湔裙必易生因至水所忽一人云當生貴子可從

而南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為御史中尉

北史

浮磬之精高琳母嘗拔襖泗濱見一石光彩可愛遂持

歸是夕夢人謂曰此浮磬之精若保之必生令子俄而

有孿生琳

北史

遺奴徐孝嗣韋之子也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

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床投地者無筭又以擣米杵折

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

商史五

石麒麟徐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為鳳集

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有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

年數歲家人携以俟之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

夢鳳集王遠知生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

本傳

湯餅唐明皇王皇后寵衰一日訴曰三郎獨不記何忠

脫新紫半臂換一斗麵為三郎生日湯餅耶上戚然憫

之

松憲雜錄

劉禹錫送張盥詩云爾生始懸弧我作坐上賓

引筮舉湯餅祝詞天麒麟

本傳

玉燕投懷張說母一玉燕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

孛生說果為宰相其至貴之祥也

天寶遺事

鶴集張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飛集于庭遂生九齡

家傳

長庚李白欲生其母夢長庚星遂生白

本傳

七十生子三原縣南董橋店有孟姬者自云吾年二十  
六嫁與張營為妻營為汾陽所任常在汾陽左右營之  
貌酷相類吾營卒汾陽傷之吾遂偽衣丈夫衣冠投名  
充營弟請事汾陽令替代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  
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執  
獨遂嫁此店潘老為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

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免也貞元未百餘歲卒

古物餉遺李寰鎮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妻又稱好道並  
愛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襖子與寰云

此是李國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  
寰以書謝之後值恭生日亦以箱擎一破弊幞頭餉恭  
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  
得道一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

因話錄

興門柳公綽字寬始生三日伯父子華視之謂其弟子

溫曰保惜此兒福祚吾兄弟不能及與吾門者此兒也

因以起之為公綽字

唐舊

夢楓生腹張志和母夢楓生腹上遂生志和

本傳

鳩集王庭漆始生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戶長駢  
脇歷居戎職值亂殺田洪正推為留後子後相繼藩鎮

一百年

唐年  
補錄

異人求嗣崔慎由鎮西川有異人張叟曰君四十無子  
為公求之終南翠微寺有僧絕粒五十年君遺以服玩

受之則其嗣也果受之僧尋卒遂生子史復相曰貴則  
過公恐不得其終因字曰納僧又曰緇郎即崔庸也

而部

玉臺山靈蜀主孟知祥生時有火光照室隣里皆異之  
有僧見而撫之曰此五臺山靈也

蜀檮  
札

白雀樓堂閩王延彬主之子審知姪也嗣主封泉州初  
主領兵至泉州舍于開寺始生延彬于寺之堂既生有  
一白雀棲于堂中迄延彬之終方失所在凡三十年仍

歲豐稔每發蠻舶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寶時

三五  
記事



文武秀氣杭州新城縣龍江舊常有二氣亘千江上終  
晝夜不滅及桂建徽羅隱生而二氣不復見議者以為

文武秀氣馬

吳越  
備史

家寶廣南漢主劉隱乃次室段氏所生初長母韋氏居  
家甚妬聞產隱韋仗劍於門令抱來將殺之家人不敢  
匿及見劍墜於地跪而接之曰此我家之寶三日段氏  
亡韋鞠為已子后為偽漢高祖

劉氏興士錄五  
國故事作劉儼

勿傷僕射崔仁冀父詢善射仁冀方娠而母病詢欲飲

以藥母一夕夢人謂已曰勿藥恐傷僕射及覺以語詢  
詢疑其誑弗聽自構火煮藥見罇上有蛇蜿蜒然遂覆  
其藥而沒後果遷左僕射

九國志

僧獻玉羊吳越錢元瓘先是有胡僧以玉羊一獻于鏐  
曰得此當生貴子元瓘果以丁未歲生

上

周公山神王承肇雅州人蜀王宗侃之子母崔氏夢周  
公山神降祥遂生後一僧見之曰山氣減半乃孕靈此  
子耶後節制洋州為洛行軍司馬

授五色筆宋范質母張氏夢人授以五色筆而生

仙授字圖李至母張氏嘗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及覺猶若有物在胸中未幾生至

宣聖拍背王沂公之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拍其背曰汝何以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魯參來汝家受生顯君

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魯後果狀元及第

文昌  
化書

懷玉山人楊大年祖父文逸為南唐玉山令大年將生

一道士袖刺來謁自稱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遽失  
公遂生後三十七年學士晝寢於玉堂忽夢道士來謁  
稱懷玉山人故出一牒閱之寫三十七字大年驚曰得  
非數乎許添乎道士命筆一點為四十七字其數果卒

玉壺  
清話

大年初生母章氏夢羽衣人自言武夷仙託化既  
生則一鶴雛也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吾聞  
問世之人其生必異如姜嫄有棄簡狄有契乃追至江  
濱開視之則鶴蛻而嬰兒具馬體尚有紫髯尺餘經月

乃落

詩序

春渚作祖母啟視

天赦富弼字彥國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雁降其庭云

有天赦已而生弼

宋史

滅燭復明章得象字希言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

玉像及生父真復夢家庭積筍如山

上

閩中惟建劍汀

邵武四處殺子士大夫家亦然章邵公建州人生時家

姬將不舉凡滅燭而復明者三有呼於梁者曰相公家

人懼甚遽收養之

孫公  
談圖

煮藥鼎覆呂公弼申公之次子始秦國妊娠而疾將去  
之醫工陳遜煮藥將熟已三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再  
煮再覆又煮而加火焉因甚就榻夢神人披金甲持劍  
叱曰在胞者本朝宰相汝何人敢以毒加害遜懼而寤  
以白相國後人公弼熙寧中位樞密使

括異志

玉筋食羹邵康節母李氏其姑張氏遇之甚嚴一夕欲  
自盡夢神人令一玉筋食羹一杯告曰無自盡當生佳

免後生康節

聞見錄

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因山行於雲霞

間見大黑猿有感遂孕臨產時慈烏滿庭人以為瑞是生康節七歲戲於庭蟻穴中別見天日雲氣往來也

本  
草

携文選宋郊母夢朱衣人卑一大珠受而懷之既寤猶覺暖已而生郊後又夢前朱衣携文選一部與之遂生

京文故小字選哥

史  
塵

手書興字韓億將生其父夢人手中大書一興字示之知門戶之將起也及命名從人從意而字宗魏蓋取畢

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太名之意也

桐陰  
舊話

摘餌蓮葉韓億夫人王氏初未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乎摘五葉餌之後生綜絳繹維績五子皆貴顯

上

蘿蔔誣晁之道嘗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馬首或肩輿之前若先驅者或前或却問之從者皆無所覩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禱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為事慶厯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遂俱滅元符末都城童謠有家中兩子蘿蔔精之語



語多不能悉記而其末章云撞着潭州海藏神至崇寧中賣酸餛者又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於靖唐

初貶死長沙豈潭州海藏亦應於此耶

曲洧  
舊聞

生立於辱李顯忠初名世輔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置母傍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蓐咸異之

宋史

肉塊得免宋儀王仲湜生有紫光照室及視則肉塊刃剖遂得嬰兒靖康時大軍欲推立之仗劍以却曉其徒

曰自有真主其徒猶未退則欲仗劍死六軍遂與王約以踰月而真主不出則王當即大位王陽許而陰款其期未幾高宗即位于應天王間闕而南上屢嘉歎之主

祭濮王

杭州志

傷曇華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疏云優曇華鉢名瑞

應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王出

法華經

七枝秀草西域有七枝秀草若羅漢聖人生則此草生

清淨之地第三祖和修生時九枝秀草應時而生

傳燈錄

白象入門第十祖脇尊者生時父夢白象背有寶坐上

有明珠入門乃生

傳燈錄

雄申辰裴晉公有遺以槐瘻者郎中庾威在坐曰此是  
雕樹生者公問郎中年甲對云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

郎中便是雌甲辰

雞距

小戊子程文惠與龐公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為小官  
常戲龐曰君乃小戊子矣後龐大拜文惠曰今日大戊

子却為小戊子矣

東軒

前身

張衡後身張衡之初死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蔡邕是衡之後身

商芸小  
說語林

桑中金環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金環乳母曰無此物祜乃訪隣人李氏東園桑樹中探得之主人大驚曰此余亡免所失物也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乃

知李氏子乃祜前身

本傳

蛇精杜預醉卧嘔吐人竊窺之見一大蛇垂頭而吐史

鬻精郭璞睡時有人見形變鬻云是鬻精

文選注

胡沙門中書令王珉字季琰相識有一胡沙門每瞻珉風采甚敬悅之輒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也珉聞而戲之曰法師才行正可小弟耳頃之沙門病亡亡後歲餘而生練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奇珍銅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即能名之識其產出又自然親愛諸胡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阿練遂為大名云

冥祥記

羅刹齊文宣欲殺僧稠稠預待之帝愧悔躬負稠身謝愆因謂曰弟子前身曾作何等荅曰乃羅刹王是以今猶好殺即呪盆水令帝自視見其影如羅刹像焉

續高僧傳

許玄度許詢與沙門曇彥同建浮圖未成而詢亡彥長年及見詢後身為岳陽王鎮越州彥呼之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譽彥乃以三昧力加被王恍然悟前身

高僧傳

彌勒應身傳大士名善惠婺州人南齊時降于傅宣慈

家納劉氏女名妙志生普建普成二子梁武帝時會天竺僧達磨號嵩頭陀謂大士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出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大士圓光寶蓋大士笑時有法師聞法悟解言我師彌勒應身耳大士呵之天嘉二年大士於松山頂雙林寺

行道入滅

傳燈錄

玄是素盜彭州什知玄於一夕有一珠自左足下流去苦楚萬端諦視其珠中明明有晁錯二字乃知玄是素

盜也曾因七國反盜奏斬錯以謝吳楚諸王故為嬰撓  
耳一云玄前身名知鉉漢州三學山講十地經感地變

琉璃馬

宋高僧傳

徐陵後身虞州釋知威姓蔣氏天與多能富有辭藻時  
傳是徐陵後身上

宋公後身開元中房瑄為盧氏宰道士邢和璞來瑄敬  
禮之暇日同出城因至夏谷村一廢寺松竹森映和璞  
坐於下以杖叩地使人掘之數尺得一瓶瓶中皆婁師



德與永公書笑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洒然悟其為僧

時乃永公後身也因語瑄終身事無不驗

明皇  
雜錄

諸葛後身劍南節度使韋率既生一月其家召郡僧會  
食有一胡僧貌甚陋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郡僧  
祝其壽胡僧忽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  
衆皆異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吾往歲  
在劍門與此子有善今聞降於韋氏吾致不遠而來韋  
氏因以武侯字之後韋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在蜀門

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

少室志

蛇入懷中李公垂

紳

少時讀書剡州天宮佛寺一日晝

寐舍中丹李柰方實有黑蛇據其二會僧至驅之蛇入

李懷中忽不見及覺問之荅曰適夢在樹問食柰甚美

僧大奇之

雲漢友議

西華和尚表滋微時居汝州青溪山因賣藥得見異人

曰此人大以西華坐禪和尚屈指亡來四十七年矣問

滋以年適四十七

逸史

盧老崔銳佐李抱貞為澤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曾  
事隋朝雲際寺李先生預知過往未來之事屬河朔禁  
遊客銳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與君為子因  
指口下黑子願以為志成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即  
盧老也父即以盧老字之後累官大都督觀察使自旦  
至暮與賓僚痛飲恒醉不醒簿領推積夜分省覽訓析  
決斷無毫釐之差胥吏以為神人太和八年卒

舊唐文  
花傳

白猪尚書鄭愚因醉眠左右見一白猪

北夢

三生劉三復者以文章見知於李德裕在浙西遣諸門  
求試及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馬  
常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磽确之  
地為緩轡有石必去之其家不置門限慮傷馬蹄也其  
子鄴勅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朱崖靈柩歸葬洛  
中報先恩也士大夫美之北夢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  
歲忽視緬母笑云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狐今憶否母  
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狸即奴身也見鷹得走入古冢後

為獵人擊一見閻羅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  
為乞人子苦饑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  
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

唐異記

兩世夫婦劉立者為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  
曰我以某日當死且以小女美美為托曰他日美美成  
長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及罷官寓居長葛已  
十年矣有縣令某者邀立往郭外看花令立先去舍趙  
長官莊行二三里見二杏園中看婦女十數人立駐馬

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敗垣中窺立至趙長官  
宅入門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  
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  
內聞趙公嗟歎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為長葛尉婿楊  
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僕名秋笋乎曰然趙又歎息驚  
異旋有人喚秋笋入宅中見一女涕泣謂曰美美安否  
對曰無恙也僕亦訝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  
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行奏卒既

蕪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獻歛  
久之須臾縣令亦至衆客俱集趙白共事衆咸異之立  
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有名官願與小娘子尋陽生之好  
衆共成之於是成婚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

會昌解  
順錄

蜥蜴錢武肅每夜令老姥監直更聽一霄銀板燈有大  
蜥蜴沿油缸喻之將竭倏然不見亦不為意明日王曰  
昨作夜夢飲麻膏充腸而飽是何祥也宮中或有對者

王微哂而已

傳載

廟蛇之精梓潼縣張惡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雋州張生所養之蛇因而祠之人謂之張惡子其神甚靈蜀王建世子元膺聰明博達騎射絕倫牙齒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視蛇眼而黑色兇惡鄙褻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誅就誅之夕梓潼廟祝巫為惡子所責言我不在川今始方歸何以致廟宇荒穢如是耶由是蜀人方知元膺為廟蛇之精矣

北夢

靈運來謁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



自稱前永嘉守修髯秀采骨清神竦所披衣巾輕若煙  
霧曰欲托君為父子頓寄浙西飛來峯翻譯金剛經有  
未合佛旨處願生君家刊正慎勿以葷羶嗽我七歲於  
我出家為僧以畢前經夢訖鎬生貌類夢中者父愛之  
小字康樂成童聰明堅求出家其父不允以葷迫之及  
冠強為娶妻後嗣主愛其博雅累用之而柔懦寡斷唯  
好釋氏初從軍平建州唯務全活人號邊羅漢及至湘  
潭人號邊菩薩及帥潭政出多門絕無威斷楚人失望

人號邊和尚

玉壺清話

夜叉精高澧夜叉精也嘗請太學博士丘光庭校書於樓中澧亦屢往視之一日襪而登光庭不之知因回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澧撫之曰謹勿言之以是

驗其非人

吳越備史

北平王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為武寧軍

校仁裕母方娠夢傳言北平王來歸生紫氣光庭

南唐

顏延之潘佑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

之也與夫人為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免誤傷白龍為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朝游滄海東暮歸何太速只因

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果以其歲罪死

南唐相山

夢牛相來劉沆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盱者稱太守胸景洪附湖南偽許之復以歸行密遂不任初景洪曰我不從彭盱因活萬餘人後必隆因名所居山曰復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後沆赴舉有老人云公自是羅浮山玉源遵君

漢將鄧禹范祖禹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曰吾故漢將鄧禹也祖禹是日生公遂以名初字夢得溫公以傳

稱鄧禹篤行淳備改字淳甫

家傳

琅琊僧張安道自禁林謫守滁州暇日遊琅琊精舍恍然省記前生曾作寺僧手寫楞伽經四卷使人登佛屋梁間獲經函發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夙障氷解樂全蓋琅琊山僧後身也遂託東坡書此經入金山寺

印施

寓簡侯  
齋錄

戒和尚元豐中東坡謫居黃州子由亦遷高安時雲菴居洞山嘗夢與子由借出游郊云迺五祖戒禪師覺而異之遲明以語子由既而蜀僧聰禪來曰我祖夢吾三人同迎戒和尚此何祥也子由大駭歎曰世豈有同夢者耶與二士俱行二十餘里而東坡至東坡曰某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云妣方孛夢一僧瘡而眇來託宿聰驚曰戒陝右人失一日暮年棄五祖終於犬遇逆數蓋五十年矣後坡謫英州與僧書曰戒和尚

又鑿脫也

志林

降鄒陽何遠一日謁冰華居士錢濟明文於其所居烟  
雨堂語次偶誦祭東坡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  
其偶然雖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冰華笑曰  
此老夫所為者因請降鄒陽事冰華云元祐初劉貢父  
夢至一官府紫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為  
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為鄒陽蓋如皇帝時  
為大師周朝為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春者  
紀聞

前身女子黃山谷初與東坡同見清老者清語坡前身  
為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云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  
詳語后日學士至涪陵當自有見者山谷意謂涪陵非  
遷謫不至聞之亦似憤憤既坐罪人果遷涪陵未幾夢  
一女子云某生誦法華經而志歿後身為男子得大知  
惠為一時名人今學士某前身也學士近年來所患腋  
氣者緣某所墓棺朽為蟻穴居係兩腋之下故有此苦  
今此居後山有某墓學士能啟之除去蟻聚則腋氣可

除也既覺果訪得之已無主矣因改去之而腋氣果除

上

秦王後身王介甫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介甫云一第未就奚暇問作宰相併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曾坐禪入定見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

貴耳集

贊皇公至趙鼎初生時其母夢金紫偉人入其室前有贊引者唱曰贊皇公至夫人驚悟彷彿若有所見未幾



而鼎生焉其后仕宦功名多與德裕合德裕自東都分  
司貶潮陽而鼎亦自四明以散官安置于潮陽德裕明

年貶朱崖而卒鼎亦卒于朱崖俱年十二

坦齋  
筆衡

萬年鬼王王萬年副都統因貽書岷峨山拗中和和尚和  
尚不荅書但云傳語太尉早歸人至問有書否堅不肯  
說王云我已知了你直說久而方云和尚請太尉早歸  
三日後與激問即遊人問拗中云王太尉是第六個萬  
年鬼王所以姓王名萬年

貴耳  
集

伯威後身王十朋將誕時母夢其族叔之師嚴伯威閉  
黎至家遂生後有僧見十朋云此郎嚴伯威後身也

漢梅

大十朋石橋絕句云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裏

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

百尊羅漢洞口也

關  
叢說

仙菴道人建寧浦城有道人於山間結菴煉丹將成忽  
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即還謹勿輕  
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叩門者曰我知汝師已為冥不

所錄留之徒臭腐耳童子不悟為魔遂舉而焚之道者  
旋歸繞菴吁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聲適有老  
僧問其說屬聲荅之曰爾說尋我爾却是誰其聲乃絕  
時其母方娠忽見道者入室遂產德秀

齊東  
楚野

婺女星胡寅夫人翁氏密州司戶揆之女也生之前一  
夕其祖殿撰夢有通謁者曰吾婺女星也當生君家翼  
日而翁氏生紅光滿室殿撰曰此必清貴而壽者也長  
歸於寅以婦德聞見玄孫者三封太原寧郡大夫人

內傳

夢龍文天祥其母將誕夢有龍降其家公遂生其所居  
之傍有潭成巨浸自公之生潭水日淺長讀書秀水山  
中往來中途有客店一夕店主夢龍虺爪於門外石上  
迨曉開戶見公脫履於石少憩而去又公好與客奕水  
中客不能勝公鎮日怡然自若及公卒潭水復深

國王唐裴休為于闐王北燕南唐後主為師子國王東吳

### 重生

秦謀復蘓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蓋

記異也

左宣  
公記

漢宮人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人猶活  
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中常在左右問  
漢時宮內事說之歷歷皆有次叙郭崩哭泣過禮遂死

博物志

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  
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

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

顧愷之  
啟蒙注

張明友奴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

畢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

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

世語

漢末發范友明冢奴猶活友

明霍光女聾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似此奴

常遊走於民間無止住處

博物志

崔涵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沙門達多發塚取甌得一

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堂以為妖異使黃門侍

郎徐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

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

昇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  
醉卧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夢中不甚辨  
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雋詣昇財里訪涵父母果得雋  
還具以實聞后遣送涵回家母魏把桃枝急令速去涵  
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  
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遠路  
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

東藍  
記

生食荷葉隋開皇三年京師西北凝觀寺有僧法慶造

丈六扶貯像未成暴死時寶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並蘓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衆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謂殿上人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檢文簿云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蘓衆異之乃往凝觀寺問慶說皆符驗慶不復能食每日朝進荷葉六枝齋時入杖如此終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

兩京記

昭宗初年鳳翔

釋寧師者忽暴終而蘓云初為冥司所攝也一判官云



和尚壽在而無祿名吏檢之只有乾荷葉三石因令注於簿自此寤每斷中惟荷葉湯而已啜下號入冥和尚

上

法慶丸欲食時先以煖水令更濕方食之

宋高僧

三百年復生竇建德常發鄴中一墓無他物開棺見婦人顏色如生姿容絕麗可年二十餘衣物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氣息乃收還軍養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宮人隨甄皇后在鄴死葬於此不知今乃何時也說甄后見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寵愛之其後建德為

太宗所滅帝將納之乃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幽閉黃壤已三百年非竇公何以得見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飲

恨而卒帝甚傷之

神異傳

粥餅宋之末年姑蕪賣餅冢檢所鬻錢得冥幣焉因怪之每粥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塚而滅遂白之官啟塚見婦人卧柩中有小兒坐其側恐其為人所覺必不復出餓死小兒有好事者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其姓鄉人呼之曰鬼官

人元初猶在後數年方死

元吾衍子  
行間居錄

### 壽

考老考也

說文

老朽也老而不死曰仙

釋名

期頤五十曰艾艾治也治事能斷割芟刈無所疑也六

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七十曰耄頭髮

白耄耄然也八十曰耄耄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九

十曰鮐背皆有鮐文也或曰黃耆鬢髮變黃也耆垢也

皮色驪悴恒如有垢者也或曰胡耆咽皮如雞胡也或

曰凍梨皮有斑黑如凍梨色也或曰靛靛大齒落盡更生細者如小兒齒也百年曰期頤頤養也老昏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於盡養道而已也

上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

云

五曰考終命

洪範

四事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適人也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可羨名不要勢可羨位不貪富可羨貨此之謂順民也

列

大齊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  
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盡覺之  
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  
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  
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上盜跖曰人上  
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  
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莊  
盜  
長生黃帝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無視無

聽抱神以靜形將自五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  
乃可以長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八百彭祖姓篋名鏗堯臣封于彭城在商為守藏史在

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枕高枕而唾遠自

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仙傳世本  
楚辭主

莊子曰夫道自本自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  
伯又曰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  
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周王壽文王祖父壽百二十而沒王季百年而沒文王

壽九十七而沒

六  
輪

八十八文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  
無食者望即忽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  
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  
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  
于齊望知其異史注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  
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

秦太公九十乃顯榮分誠未遇其匹合未玉天問云師

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王逸曰言太公鼓刀

在市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

喜載而歸楚辭淮南云呂望使老者奮太公鼓刀釣魚年

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為文王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

于齊高誘註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已者超然乃舉太

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為姣好耶即太公七十

二齷然而齒墮矣韓詩外傳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



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

說先  
韓詩

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

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

說先  
八

遜齋閑覽梁灝八十二歲狀元及第其謝啟云少伏

生之八歲多太公之二年未見所出而人遂皆云太

公八十遇文王豈相沿之誤耶然國史及朝野雜記

俱云灝中狀元年二十三非八十二也

九十為師鬻子名熊楚人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

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

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

鬻子

世傳鬻子九十餘始遇文王而書乃載三監曲阜事

篇名次第皆錯亂不可曉蓋殘闕書也

序

史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

事文王早卒楚武王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

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今書云

昔者魯周公又曰周公使康叔往封于殷皆文王後

事也其為偽書無疑而無舉以證之者

出入百歲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傳稱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

四十歲矣

論衡

交儼左史倚相廷見中公子壺子壺不出左史磅之舉

伯以告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  
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若子方壯能  
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  
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  
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  
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  
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今  
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亶懼曰

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楚語

登年魯叔孫僑如公孫歸父家皆侈劉康公告定王曰  
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若皆早世猶可若登年

以載其毒必亡

周語

趙簡子曰雀雉魚鱉莫不能化惟不

能哀夫竇犢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名之不令不

哀年之不登

晉謂

自養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

對曰吾有子九

韓子作三

人家貧無以娶妻吾使傭而未返

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

說先  
五

桓公微服而行於民

問有鹿門稷者年七十而無妻問子管仲令宮中女子

未嘗御出嫁之

韓子  
十四

麥丘三祝齊桓公逐白鹿至于麥丘見邑人問曰叟年

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與之飲曰盍以

叟之壽祝寡人邑人奉觴再拜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

金玉是賤人為寶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

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諗諫

者得人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復之曰祝  
主君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  
臣百姓公怫然作色曰此言者非復前二言之祝叟其  
草之矣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  
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  
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  
者也莫有謝至今不赦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  
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韓詩  
新序

二七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不禽二毛公傷股子魚曰  
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傳二

十二

無能為秦晉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  
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  
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語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隣之  
厚君之薄也夫晉何厭之有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

伯說與鄭盤

傳三  
十



七十三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祀者絳縣人或年長矣  
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

使言其年

曰臣小人也

不知年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  
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史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  
伯會卻成子於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  
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襄六

種種齊侯田於莒廬蒲嬰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  
余美能為子雅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

九月放盧蒲婁于北燕

略三

七十欲學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以為戲君師曠曰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說苑

恭士魯有恭士名曰機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曰機子

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  
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  
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  
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  
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  
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為

說先

恭敬待命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  
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

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忍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色若孺子南伯子葵問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曰吾聞道矣

莊子

三願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之田不租父老皆拜問丘先生獨不拜又賜無役役諸老復拜問丘先生又不拜疑而問之對曰來見大

王所望者三願賜臣壽賜臣富賜臣貴王曰天命有長短非寡人所則無所壽先生倉粟雖盈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闕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先生曰所望願王選良吏臣少可以得壽焉使民以時役無煩苛此臣所以得富焉使少者敬長者敬老此臣所以得貴焉王賜臣田不租倉廩將虛賜臣無役則官無所使非所望也王曰賜先生為相可乎先生曰臣得三願足矣

安用為相

說先御覽稍異

春秋高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  
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  
以教文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  
赴馬乎投石而趨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  
何暇老哉噫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  
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  
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  
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蹻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

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

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韓詩  
新序

善飯廉頗奔魏趙王思復得廉頗使使者視頗尚可用  
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  
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  
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臣與坐頃之三遺矢  
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

本  
傳

食乳張蒼身長大肥白如瓠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免相

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嗜孕者  
不復生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史

逸樂益命文帝時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兩  
目皆盲文帝奇之問何能服食而至此耶對曰年十三  
失明父母哀之教使鼓琴日講習以為常事臣不能道  
固無所報弭也譚以為少育恒逸樂所以益性命也

新論

九十授書伏生濟南人故為秦博士文帝時聞其能治  
尚書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使晁錯往受之



漢書 漢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

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尚書序

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

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

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

衛宏古文尚書序

車輪迎申公魯人少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武帝初即位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

辭見申公對默然

漢書

治詩轅固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亥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上

三世不遇上嘗輦至郎署見一老髭鬚皓白衣服不完上問曰公何時為郎何其老矣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人也文帝時為郎上問曰何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臣

好武景帝好老臣又少陛下好少臣又老是以三世不

遇上其言拜為會稽都尉

漢武故事

九千歲東方朔元封中游鴻蒙之澤忽遇老母采桑於  
白海之積俄而有黃省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吾妻託  
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此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  
歲目中瞳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  
洗隨三千年一剥皮代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一代毛矣  
洗沐澣裙石建為郎中令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

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君廁牕身自  
澣洒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

漢書

矍鑠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馬援因復請行  
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  
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  
是翁也遂遣援後傳東觀記曠哉是翁也字書曠勇貌  
手自枝書向朗字巨達少時涉獵文學以吏能見稱自  
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

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  
開門接賓諂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于時事以是見稱  
劉楊同軌陳壽與譙周別周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  
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  
楊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  
知之假此而言也

蜀志

鐘鳴漏盡田豫為并州刺史徵為衛尉屢乞遜位司馬  
懿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

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稱篤疾年

八十二薨

魏志

不倦書籍胡昭外同乎俗內秉純潔心非其好王公不

能屈年八十而不倦于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之矣

傅子

鹿仙辛丑年七十與康鹿同羣遊世謂之鹿仙

潘岳中記

命在日制劉寔字子真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自少及

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不離手歷吏部尚書封遼陽

子懷帝復授太尉固辭以老不許劉坦上言曰太尉寔

懸車退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為勞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聖詔殷勤斷章敦喻謂宜聽寔所守詔賜几杖不朝歲餘薨時年九十一

晉書

高其優禮劉毅守仲雄為尚書僕射以峭直不至公輔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後司徒舉毅為青州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孫尹表曰昔鄭武公年邁八十人為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

前為司隸多所按劾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為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由是毅遂

為州都

上

持更聲苦劉弘字和季為荊州刺史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孺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暖帽轉以相付

上

百三十歲羅結魏主太武初以河內鎮將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魏主以其



忠愍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卧内因除長信卿年一  
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以為居業并為築城即  
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焉年一百二十

歲卒

親書

知足劉玩之字茂瑤以久官年疾告退曰四十仕進七  
十懸車壯則馳驅老宜體息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為性  
不懶惰而倦怠頓來耳目本聰明而聾瞶轉積脚不支  
身喘不緒氣朝露本光寧堪長久且知足安分吾已足

矣  
南齊書

陰德陽報高允字伯恭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晝夜嘗執書吟詠尋覽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其弟燮字季和每詔徵辭疾不應恒笑允屈折久官栖泊京邑從容千家

歸老劉模高允選為校書郎允修撰國記與俱緝著允

所成篇卷預有功焉正始初為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  
矣而歸老隱年昧禁自效

允傳

賜杖致珍刀雍字淑和性寬柔好尚文典書不釋書皇  
興中雍與隴西王源賀中書監高允等併以耆舊特見  
優禮賜几杖劍履上殿月致珍羞馮子遵字奉國年七  
十志力不衰嘗經篤疾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是福門  
子當享長年後卒於潞州刺史七十九

御覽引致珍羞馮下即接嘗經篤疾是混父子為一

事也誤

跨鞍躍馬源懷賀子也正始初蠕蠕入寇詔加懷使持節侍中出據北蕃賜馬一匹紬鎧一具御稍一枚懷拜受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捍之衆足以擒其酋帥獻俘闕下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亡遁

源傳

跨鞍畢衆敬齊明帝殺廢帝子業授兗州刺史降魏後

復為兗州徵還京師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  
跨鞍馳騁有若少壯太和中高祖賓禮舊老衆敬與咸  
陽公高允引至方山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  
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真珠襦刺虎  
牙等物文明太后引見於皇信堂賜酒饌車馬勞遣之

魏書四

十九

白首彌勒趙逸字思羣性好墳典白首彌勒年踰七十  
手不釋卷

水史崔浩同

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

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遊于市里所經之處多  
記舊迹掘之皆驗號為聖人汝南王悅聞而異之拜為  
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關養生自  
然長壽郭璞常為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半餘帝給  
步挽車一乘三年以後適去莫知所在

如藍  
記

諱老魏中山王英伐義陽傳永為將軍自將馬步千人  
南逆齊將馬先琕琕將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大  
破之時年七十餘三軍莫不壯之後除恒農太守非心

所樂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皓首見拘此郡  
復為南充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稍常諱

言光每自稱六十九

魏書五十九

四皓徐伯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  
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家甚貧窶弟兄四人皆白首相

對時人呼為四皓

南史

養身靜默沈麟士字雲禎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  
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

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宋齊徵皆不就守操老讀書終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反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為養身

靜默所致

南史隱  
逸傳

頭有肉角梁蕭暎為北徐州刺史及徵將還鍾離人顧忠遠挺叉行部伍中暎見其甚矣使人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畧盡今惟小者已



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召賜之  
食食蒸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  
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為散騎侍郎賜以俸  
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

南史

曾孫乳婦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  
歲不能食穀唯飲曾孫乳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  
帛

留枕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

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免免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為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

上

齒宿意新李百藥以年老致仕太宗嘗制帝京篇命百藥並作上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百藥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談賞

以舒平生之志年八十二卒

舊

卧振高風蕭德言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下詔曰頃年以  
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卿年齒已衰教  
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卧振高風使齊南伏生重在於  
茲日關西孔子故顯於當今拜秘書少監兩宮禮賜甚  
厚

不伏致仕武后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勅令致仕  
知一乃詣朝堂跳躍馳驅以示輕捷時謂知一不伏致

仕

朝野  
僉載

雪刺滿頭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裳備員廊廟霜  
毫生額雪刺滿頭求歸耕養築墉巖穴樂太平之世允

荷聖朝

開元  
遺事

百二十八開元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龍者年一百二十  
八歲精爽不昧其子已卒兩孫隨之各年七十八矣自  
北來詣闕引見上勞之曰老人無拜禮伯龍曰臣神堯  
皇帝之臣也荏苒歲月得至今日復事郎君臣之幸矣  
郎君明聖功成封岳不以昏老千里而來上笑而憫之

乃賜紫袍牙笏及優恤有功伯龍自言隋仁壽年生說  
大業未事了然可見

似亡友蕭穎士嘗出霸橋道左逢一老人眉髮皎白狀  
骨甚竒右蕭甚異之老人瞻顧蕭蕭問之老人云公似  
吾亡友耳蕭固請言之老人曰吾與鄱陽王恢善君甚  
類之乃穎士六代祖蕭其所來不應而去

傳載

氣海常溫柳公度子華子也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  
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嘗以血氣佐喜怒氣海

常溫耳

唐 舊

貴壽嚴綬才器不踰常品事兄嫂過為時所稱常以寬柔自特位躋上公年至大耋前後統臨三鎮皆號雄藩所辟士親睹為將相者凡九十人其貴壽如此

舊

九老白居易暮節惑浮屠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常與胡杲等燕樂皆高年不仕者人暮之繪為九老圖時洛陽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歸洛年

九十五

白居易

易序

一門壽考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頃之子也初愿之曾祖  
做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為兒童做做傳呼之聲  
做謂客曰余豈敢以得位為喜所幸奕世壽考吾今又  
有曾孫在目前矣及愿長事父母以孝稱後為兵部郎  
卒之時年七十餘母猶在堂一門壽考人罕及者矣

周史

二百餘歲五代王仁裕家遠祖母二百餘歲

九代祖李守忠為承旨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道逢  
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其居見其父曰

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洞微志

党翁邵伯温言洛陽有老人曰党翁者賣藥洛水北南行走甚快自言五代清太中嘗為兵經事柴太宗有放停公帖可驗其衣服猶唐裝也有妻無子有問以前事者皆不荅元豐中不知所在党翁在清太中已為兵則已不下二三十矣計其壽當一百七八十餘



陳恩被呵剗類為弘農太守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右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

魏書苛吏傳

四方人壽東方極豪林之墟名呵羅提國人壽四百歲南方極洞陽之野其國人壽三百六十歲西方極浩素之壑其國人壽六百歲北方極朔陰之庭名旬羅之國人壽三百歲上方上清陽仄空之內其國人高上玉皇

萬聖帝真惟劫為年直下極大風澤名實真無量國人

壽一千二百歲

故品  
經

三老人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其一曰吾年不可  
記但憶少時與盤古有中外一曰海水變桑田吾輒下  
一籌已滿十屋一曰吾師食蟠桃弃其核崑崙之下今

樹與崑崙齊矣

仇池  
筆記

更老孝文詔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山陽公尉元  
鴻臚卿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兄誠素之著英風老敦

雅迹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  
充五更之選雖更老非官宜加殊養

魏傳

鄭玄注文王世子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  
仕者也注樂記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 蔡邕

明堂論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  
誤以為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以為更故知應為叟也  
共摩銅狄子訓與一老翁共摩浮銅狄人相謂曰適

見鑄此物而已近五百歲

後漢傳

祇怪壽者百二十過此不死為失歸祇怪

禮外傳

不壽

秀不實彭祖之知不出堯舜而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

不出衆人之下而壽不八

列子力命

郎顛云顏子十八天下

歸仁

後漢傳

俗傳顏淵年十八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

係白馬

論衡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

桓譚新論

亞聖

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

補衡子碑

徐勉子悝卒為客喻

云秀而不實尼父為之歎息

深舊

賦鵬賈誼曰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文帝悅之絳灌等盡害之適為長沙王太傅有鴉飛入害作賦以自廣後為梁懷王大傅而死時年三十三

史記

賦靈光王延壽字文考有雋才少遊魯園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竒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

年二十餘

後漢

王子山與叔父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筭

到魯賦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

博物志

文考一字子山也

豫知亡日陸績字公紀幼有雋朗才數博學多通虞翻

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七年長於績共為交友仕至譙

林太守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陸績幼敦詩畫

長玩禮易兩征遘疾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

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三卒

文士傳  
吳志

可言天人王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

便好壯老通辯能言為傳嘏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君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正始中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司馬師嗟歎累日

婦亡神傷荀粲字奉倩或子顛弟也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侯難曰易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得而聞見哉粲荅曰蓋理之甚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非此通于意外

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高整執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繫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妻曹洪女有美色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不哭而神傷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繫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墓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

何恒為  
繫侍

柳弘辛



楊表誅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  
修行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

朝野悲惜魏舒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年二十七先  
舒卒朝野咸為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  
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詔曰舒惟  
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為  
之嘆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之味品物仍給四望  
牛車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

本傳

不秀王戎喪免萬子山簡徃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  
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  
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

世說

萬子有大成之風

苗而不秀

上

棟梁折衛玠字叔寶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伍之  
中有異人之望祖衛瓘見玠五歲曰此免神與聰令與  
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耳

別傳

及長好言玄理親友時

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以天下大亂移家南行永

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  
子有何恤而致斯哀荅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  
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  
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

行善禍繁羊秉字長達少有令譽仕參撫軍將軍事將  
奮千里之足揮沖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  
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嘆  
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肖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

生之所惑歟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  
湛作羊秉叙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權潛然對曰亡  
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脣絕聖世帝  
嗟慨久之

世說

轉視塵尾王長史濛病篤寢卧燈下轉塵尾視之嘆曰

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愜臨殯以屨柄塵尾箸

柩中因慟絕上

年齊古人王修字敬仁小字荀子濛子也明秀有美稱

善隸行書號曰流奕清舉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修弟熙乃嘆曰無愧

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

文字志

不可無年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謚曰世論以我家領

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比中郎坦之東亭轉卧向壁嘆

人固不可以無年

上

祝子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祝子之歎如何可言

蘭王夙凋謝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才思富捷彭城王義康修府城得古冢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文為雪賦以高麗見竒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年三十七卒

南史

恨其蘭玉夙

凋故長轡未騁

詩

國政衰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武帝至彭城大會羣英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荅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帝大笑為文帝鎮西長史武帝謂文

帝曰曩首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謔之後乞吳郡文帝曰  
豈有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卒時年三十七文帝臨慟  
嘆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赴侍側  
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矣

南史

後進領袖王訓字懷範幼聰敏有識量後拜郎中入見  
武帝帝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敬容曰少遇  
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  
為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

上

珠樹王勃字子安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槪其失聰驚絕衆文章邁捷下筆則成尤好者書為虢州叅軍坐罪除名父福時以左遷交趾令勃徃省道出江中為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渡南海墮水而卒時年二十八

唐舊

奴僕命騷李賀字長吉韓退之皇甫湜聯騎造門賀總角荷衣而出賦高軒過操觚立成杜牧之序其文蓋騷之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生二十七年死世皆曰使賀



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神會天出邢君實恕子也自少有逸才大為蘇黃諸公所稱許而不幸早死作秋風三疊時年未弱冠神會天出如不經意同時之士名好古字皆不能及

富

鐘懸不移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敦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

家安平百姓和恊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

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新序

逃富關且曰昔關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邱民故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入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

死非逃富也

楚語

富淫齊慶封奔吳吳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揚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

聚而殲旃

襄二  
十八

幅利齊慶氏亡分其邑予晏子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

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上

怙富子產聘晉叔向問子皙子行人揮對曰其與幾何

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元 昭

富得罪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  
其實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  
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  
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

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

家語

陶朱公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晚之矣范蠡為越相三江五湖之間民富國強卒以擒吳功成而弗居變名易姓之陶自謂朱公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

散與貧

素王  
妙論

遊宮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閑筭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積如山之異或藏之井壑謂之寶井奇容麗色溢於閨房謂之遊宮

歷古以來未之有也

拾遺記

猗頓猗頓魯之窮士問術于朱公乃畜特于猗氏之南

以富興於猗氏故曰猗頓

孔叢子

君子之富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富柰何對曰君子之

富假貨人不德也不貴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

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

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說此

昔楚頓襄王問陵陽右

曰君子之富何如云云

後漢楚史傳論

觀時白圭曰吾營生猶伊尹呂尚之謀白圭樂觀時豐  
歲熟取穀與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趨時若猛獸

鷲鳥之發

史記

卓氏卓氏用鐵冶富程鄭富埒卓氏

上

食貨稱首卓王孫家僮千數程鄭各八百人而郝公從  
禽巷無竹八簫鼓歌吹擊鐘肆懸富侔公室豪過田文  
漢家食貨以為稱首蓋以地沃土豐奢侈不期而至也

華陽

國志

銅山臨邛有古石山有石鑛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  
支鐵甚剛因置鐵官漢文帝時以鐵銅賜侍郎鄧通通  
假民卓王孫歲取千疋故王孫貨累巨萬億鄧通錢亦  
盡天下王孫女文君能鼓琴時有司馬長卿者臨邛令  
王告與之遊王孫家文君因奔長卿

上

茂陵富人茂陵富人素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  
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  
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鷺鶩羣牛



青兕竒獸怪禽委積其間積沙為洲與激水為波潮其  
中致江鷗海鶴孕雛產殼延漫林池竒樹異草靡不具  
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廣漢  
後有罪誅沒入馬官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

西京

高訾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  
陵如氏葺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

下高訾

漢貨  
殖傳

輦賄思玄賦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注云昔

有周犍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  
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子錢可以借之乃借而與  
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利及期婦夫輦其賄  
以逃同宿路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  
生車間可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以貧困善曰見  
鬼神志搜神記

富擬封君湖陽縣有樊重碑重居湖陽能治田殖至三  
百頃起廬舍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

魚贏梨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貨至百萬其  
興工造作無窮巧不可言富擬封君世祖之少數歸外  
氏及之長安受業賚送甚至世祖即位追封敬侯詔湖

陽為重立祠

水經注後  
書畧同

金穴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  
以黃金為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  
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  
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

錯雜實以飾臺謝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屋富無足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瓊厨金穴

拾遺記

守錢虜馬援嘗謂賓客云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凡殖貨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

本傳

散施折像字伯式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文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耗散乎

像曰昔聞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植財  
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  
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感服焉

後漢

書

寶庭廉竺字子仲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巨億

蜀志

竺

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千間貨  
財如山不可算計內以方諸盆餅設大珠如卵散滿於  
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時三國交鋒軍中萬倍乃

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繡氈罽積如

丘壘駿馬萬疋

格

於時困匱賴此復振

志

饑賴以濟刁達字伯道彞子也隆安中廣州刺史其弟

暢為始興相後為冀州刺史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

貨殖為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餘人貨稱是桓玄篡併

為所用玄敗併誅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為

京口之蠹劉裕散其資畜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

盡時天饑樊編戶賴之以濟焉

晉三

十九

鑄金為龍齊時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莫有見者蕭穎胄伎

取此龍以充軍寶

南齊書

樓觀出雲元魏時洛陽有劉寶者最為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疋至于鹽粟貴賤市價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足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足銅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于王者

伽藍記

流星入裙北齊後主武平初邑王氏與同邑人李家為  
婚載羊酒欲就親家宴會行不過三里日沒漸暗見南  
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直來着車輪牛  
即不動見者並怖其妻遂下車向而再拜張裙引之便  
入裙下昇車還家觀之乃真金遂盛于庫櫃每至良辰  
恒以香火祈恩後四方異貨畢集其家田蠶每年百倍  
至春其庭生一桑樹枝葉異于衆木數年之間遍滿一  
院奇禽異鳥莫不棲集其家大富將三十年王氏妻以



老病終後凌朝有白鳥似鷺飛至桑樹側吐血久之墮地而死日午後西北大澨風漲天而來旋遠此樹疎其枝柯如掃帚之形不經十日奴婢逃走首尾相繼家資畧盡及開櫃取金唯見熒火蛇蛭腐草之餘耳

廣古今五行記

金舸自隨蠻酋馮盜

族入子獸性豪俠貞觀中入朝載金一舸

自隨許敬宗

嫁女與盎子多納金寶為有司所劾左授鄭州刺史卒

袁思古議謚曰弃長子於荒傲嫁少女于夷洛聞詩學

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黷貨請謚為謬

唐舊

田彭侍中平恩公許郝師即郝俊之勇早同鄉里俱宦  
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貨賈見稱有彭志筠顯  
慶中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詔受其絹萬疋特  
授奉儀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間語曰貴如許郝富如

田彭

唐書

鄒駱駝鄒駱駝長安人先貧嘗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  
至勝業坊角有伏磚車觸之即翻塵土浣其餅駝苦之  
乃將鏝刮去十餘磚下有瓮甕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

斗於是巨富其子昉與蕭佺駙馬子善時人語曰蕭佺駙馬子鄒駱駝兜非關道德合只為錢相知金載西京懷

德坊南門之東有富商鄒鳳熾肩高背曲有似駱駝時人號鄒駱駝其家巨富金寶不可勝計常與朝貴遊邸店園宅遍滿海內四方物盡為所收雖古之猗白不是過也其家男女婢僕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時驚異嘗因嫁女邀請朝士往臨拜席賓客數千夜擬供帳備極華麗及女郎出侍婢圍遶綺羅珠翠垂釵曳履尤艷

麗者至數百人衆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婦矣又嘗謁見高宗請市終南山中樹估絹一疋自云山樹雖盡臣絹未窮事雖不行終為天下所驚後犯事流瓜州會赦還

及辛子孫窮匱

兩京記

居賄裴仙先流北庭無復名檢專居賄五年數千萬娶降胡女為妻妻有萬金駿馬牛羊以財自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庭屬京師多其客詞侯朝廷事聞知十有七八

舊唐

夫傳

元寶玄宗嘗召王元寶問其家私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疋係陛下南山樹盡臣絹未窮又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一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元寶問之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啟曰何則臣等不見玄宗曰我聞至富可敵貴朕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故見耳人以錢文有元寶字

因呼錢為王老

南部新書  
獨異志

地癖李愷豐于產業伊州膏腴水陸上田自都至關口

田疇彌望別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鄭

巖天寶中為少府監田產亞于愷

舊唐志義

多田翁玄宗命宇文融為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已者必加誣譖密奏以盧從願有田數百頃帝素器重亦猗為相者數矣而又族望婚宦鼎重於一時故帝亦重

言其罪但目從願為多田翁

明皇雜錄

京師高貲胡証拜嶺南節度使卒廣有舶具竒賣証厚殖財自奉養奴數百人營第修行里彌亘間陌車服器

用珍侈遂號京師高貲

唐舊

多藏為鑑李叔明豪侈在蜀殖財廣地舍田產歿數年

子孫驕縱貲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為鑒

上

足穀翁相國韋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  
最號膏腴積稻如坻皆為滯穗咸通初授嶺南節度使  
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從容奏曰江陵  
庄積穀尚有七十堆固無所貪矣帝曰此所謂之足穀

翁也

北夢  
瑣言

打鐘百下京輦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鎮州王家  
有一兒俗號王酒胡居於上都巨有錢納錢三十萬貫  
助修朱雀門上有詔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  
齋乃十撞新鐘捨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擊之上  
曰有人能捨錢一千貫文者即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  
醉入來徑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市運錢十萬貫

入寺

五來子

寶精王處回積鉅萬計蜀中富豪罕與北在太原家甚



貧善相者周玄豹每指謂知祥曰此子寶精也它日當

大富果如言

九國志

積錢有聲五代素象先子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常有聲如牛以為疾勸其散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者求其類耳宜益以錢聞者以為笑

本傳

王石乞兒李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百數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以此為富

可笑可笑

蜀椅机

代輸宣和間朝廷收復燕雲科增郡縣免夫錢海州懷仁縣有楊秀才妻劉氏獨與子居而家饒於財乃以十萬緡代下戶之輸縣令欣然輦運庫藏為空翼日視之庫中之錢復滿每緡首有青麻二字觀者異之或曰聞青州有麻十萬家豈非神運其錢至此耶劉氏密令往青州踪跡之果有麻氏失錢劉氏請歸錢於麻麻以為天授辭焉劉氏乃悉散施之其後家益富云

春渚紀聞

民怨劉德字路叔寬厚好施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

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

漢書

玉豚餘杭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得一玉豚從此

所向如意田桑並收家遂大富

幽明錄

金牛增城東北有牛潭洞深無極此岸有石周迴圍三丈許漁人見金牛自水而出盤於此石義熙中增城縣人常安到此潭於石中山躡得金鎖大如指尋之不已俄而有物從水中引之握不能禁忽斷得數尺遂致富年登上壽其後義興周雲甫嘗見此牛宿伏石上傍有

金鎖如索繩馬雲甫素勇往掩此牛掣斷其鎖得二尺

許遂以財雄

寰宇記

困鹿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贖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困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

載

論衡

三患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財之機  
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  
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貴之所致

也  
呂本  
生

貴盛

歸仰貴歸也物所歸仰也汝穎言貴聲如歸往之歸也

名釋

近危韓臯常言洪範五福獨不言貴者以近於高危福  
之自至猶宜做動奈何枉道以邀之  
傳  
載

物禁太盛李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  
悉嫁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

令皆月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慨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史記

位盛辭祿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緋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

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前漢

金張金張藉舊業七葉弭漢貂左思諫史漢書金日磾贊曰

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

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

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

近貴寵比於外戚選七葉弭貂見崇西漢息傳論

許史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左漢書蓋寬饒曰上無

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

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

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

注

本傳鄭昌上書頌

寬饒語曰寬饒言誤 江淹雜體詩金張服貂冕許史

乘華軒

天賜冊何比干字少卿明經行修兼法通律為汝陰縣

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月陽郡尉獄無冤囚淮

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于在家

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



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需漬雨止送  
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  
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  
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筭言訖出門不復見比干  
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

何氏家傳比干敵丈高六世祖也

後書

三組楊僕懷銀黃垂三組師古曰僕主爵都尉又為樓

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

漢書

五侯成帝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  
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  
之五侯本傳元后群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

都讚司穎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

五將秉政天下輻輳自效本傳五將世權謂王氏五大司

馬鳳音商根莽也海錄內云莽誤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

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涿郡西山光武即帝位  
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

才新市侯季才為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故其舊

居世以為五大夫城俗又以為五公城岳讚云五王

在中麗葛建績者也

水經

譚倨不肯事鳳不輔政而薨

子仁嗣仁素剛正莽內憚之今人奏就國后遣使迫

守令自殺

本傳

祖孫可謂中立不倚者矣云謂不同莽

政誤

七貴西征賦窺七貴於漢庭請一姓之或在注七貴謂

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庾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

姻黨從而悉全決不盡敗大白詩昔在長安醉花柳五  
侯七貴同杯酒 史丹男九人皆以丹任並為侍中自  
宣元成哀外戚與者許史三王丁傳之家皆重侯累將  
窮富極貴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

漢傳贊

與漢興衰耿氏自中興以後訖建安之末大將軍九人  
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郎將護羌校尉及  
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

東觀記

四世三公袁紹字本初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

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魏志

安章帝時為司徒生

蜀郡太守京京弟敞為司空京子陽為太尉陽子逢逢

弟隗皆為公

羊喻書

逢尊子紹出後伯父成

東山松書

逢子術

後書陶謙表先主為豫州先主云袁公路四世五公海內

所歸可以州與之孔融謂主曰冢中枯骨何足介意

司馬彪書曰安桓帝初遷太尉有三子逢成隗逢字

周陽靈帝時為司空隗字次陽獻帝初為司空似誤

天下盛族諸葛氏之先出自葛國漢司隸校尉諸葛豐

以忠強立名子孫代居二千石三國之興蜀有亮吳有  
瑾魏有誕名並蓋海內為天下盛族

六世九公惟我之先生子有晉人物盈朝衮衣晞暉六  
世九公不亦偉乎磊落瓌竒光昭合同已獨坐於古今  
拊萬姓而駭之矣中興丞相王公歎曰自八龍以後榮

寵莫二為天下貴門

荀氏  
家傳

故昔沈公沈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之後見者皆  
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

勤學所致董徽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以輔國將軍除  
安州刺史徽因迷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  
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誠二  
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

之

元魏儒  
林傳

四貴觀德王雄高祖族子也貴寵冠絕一時與高頴虞

慶則蘇威稱為四貴

隋書

象笏百人隋高祖受禪李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

師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食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

本傳

一榻執笏崔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群從數十趨走省閤每歲時家宴組佩輝映以一榻置笏疊於其上開元天寶間中外族屬無不麻之喪其福履昌盛如此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榮時號三

戟崔家

唐書

旗旆成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朱輪接軫旗旆成



陰

酒囊飯袋馬氏奢僭諸院王子僕從烜赫文武之道未

嘗留意時謂之酒囊飯袋

江湖近事

公子行王建游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令口誦近詩時

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衣鮮

華手紫鶻間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稼穡總不知五帝三

王是何物建稱善責倖皆怨之

蜀榜

貧賤

貧富富則盛貧則病甚矣貧之為病也不惟形色粗麤或亦心神沮廢豈但交友踈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

之中用此道也

顏延年  
庭語

十盜武王問太公曰貧富豈有命乎太公曰為之不密密而不富者盜在其室武王曰何為盜也公曰計之不熱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娶婦無能三盜也養女太

多四盜也棄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  
謹七盜也井竈不利八盜也舉息就禮九盜也無事燃

燈十盜也取之安得富哉王王曰善

六書說  
苑同

推車甯戚衛人也欲仕齊家貧無以自資乃賃為人推  
車至齊國桓公出戚望見車駕乃於車下飯牛扣牛角  
而歌桓公聞之撫手曰異哉此人乃非常人也命管仲  
迎之以為上卿

史記

立錐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死其子無

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上

憂貧叔向見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  
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  
慎其憲則諸侯親之戎翟懷之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  
吾亦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  
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也

國語

苦蓋范宣子數我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  
以來歸我先君正義曰爾雅曰白蓋謂之苦孫炎曰白

以來歸我先君正義曰爾雅曰白蓋謂之苦孫炎曰白蓋茅苦也郭璞曰白茅苦也正義曰被苦蓋言無布帛

可依唯草苦也

左襄十四

廣絕交

關

由于湫隘刎頸起

于苦蓋

士之常孔子見榮啟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已得為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為貴吾既已得為男是為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

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列子說苑

無財謂貧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之生草蓬戶不完桑

以為樞而甕無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

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

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

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

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莊子

曳縱而歌曾子居衛緼袍無素顏色腫會手足胼胝三

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sup>上</sup>

貧不願仕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sup>上</sup>

二旬九食子思居於衛緼祀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

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子思曰汲聞之妾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汲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常

常餓數日惠子家常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熟請以割子可乎惠子曰施方來遇羣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為子告急于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我得一瓢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于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于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

符子



緯蕭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

非子緯織也蕭菰蒿也

陸龜蒙蟹志云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

然蕭緯二字尤奇

耕錄入

灌畦鬻蔬為供魚食之祭織約緯蕭以充饑寒之費

顏延年陶靖節

胡叟救沙門法成于死成感之遺其珍物叟曰緯蕭

何人能奔明帝

魏書

夫緯蕭不獨見蟹志陶以為奇詎未讀莊子耶

分餘光甘茂亡秦奔齊逢蘓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遁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續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願君以餘光

振之

史記

齊徐吾者在海上貧婦人與隣婦人李吾之屬合燭

相從云云

列女傳

史通云甘茂會織之云蓋戰國遊士寓言設理義之

比興耳劉向乃為此婦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時  
有特為指實何其妄哉

貸布蘇秦如趙逢其隣子於易水上從貸一布布償千

金隣子不與

典畧

繩樞陳涉甕牖繩樞之子

過秦

窮巷之賓繩樞之士

廣絕交論

禮記儒有蓬戶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扃戶為樞也王  
褒得賢臣頌長於茅茨之下徐幹詩顧念蓬室士江淹  
上書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劉孝標辨命論

玉室編蓬未足憂其慮貧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

席門陳平少時家貧為人長大美色戶牖富人張負獨

偉視平隨平至其家家廼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

多長者車轍

漢書

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

有好事之客

應休  
建書

家徒四壁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至成都家徒壁立卓

文君居貧愁憊以所服鷓鴣裘就市人楊昌貰酒遂相

與謀還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禪滌器以耻王孫

西京

雜記  
漢書

都養倪寬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時行

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漢書師古曰都凡衆也養主

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

庸作匡衡字稚圭好學家貧庸作以資供用漢書勤學而

無隣獨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

而讀之西京雜記

阿街卒孔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

養親賃為呵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懷道卒伍  
不亦痛乎嵩曰侯羸賤役晨門掃肆卑下之位古人所  
不恥何痛之有故讚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廝役

挺秀含芳

華嶠書  
水經

結草而居范丹桓帝時以丹為萊蕪長不到官後辟太  
尉府自以狷急不能從容常配韋于朝徒行弊服賣卜  
於市遺黨人葉銅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依宿  
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馬閭里歌曰甌中生

塵范史雲釜生魚范萊蕪

續漢書

併日而食郭林宗家貧初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

錢乃遠至成臯從師授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

幅自障出入入則護前出則掩後

有道別傳

冬月無被孫晨

晨

字允公家貧不仕居社城中織箕為

業明詩書為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薪朝束暮卧旦收之

三事  
備錄

排草入室葛洪字稚川夙失庭訓躬執耕穡承星履草

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貧無僮僕籬落頽決荆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乎階雷披榛出門排草

入室

祀子

北門之歎李弘度充常歎不被遇殷楊州知其家貧聞

君能屬志百里不荅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徠奔林

豈暇擇木遂授郟縣世

為鬼所笑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



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  
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南史

劉毅同郡宗人也

志見王智深字雲才少從謝超宗學屬文家貧無人事  
嘗餓五月不得食掘芻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

其衣食

南齊文  
學傳

三人擔穀瑯琊諸葛氏兄弟三人寓居晉陂家甚貧糲  
嘗乏自給穀在園中計日用未應盡而早已空始則故  
謂是家中相竊盜故復書檢題識而糲如初後有宿客

遠來至巷口見數人擔從門出客借問諸葛在不答云  
悉在客進語訖因問卿何得大糶穀主人云告乞充口  
云何糶之客云吾向來逢見人擔穀出謂是何事人兄  
弟相視竊自疑怪及看書題宛然如故試開因量視無  
一許斛始知前後所失非人為之也

餒死空谷元德秀退居安陸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  
七日不通餓死空室膚載為誄曰誰為府君犬必啗肉

誰為府僚馬必食粟使我元公餓死空谷

楚田錄

榆作粥陽城少好學家貧無積值歲饑雖隣里所無  
求惟屑榆作粥而已

耗鬼郭鄴罷櫟陽尉窮居京輦盼蠻間常有二物狀如  
猿獲出入無不相逐所造之間如碍枳棘病於寒餒者  
數年百計莫之能絕一夕愁坐忽來告別云某久秉君  
危厄渾不相離今將詣勝業坊王氏散其金帛鄴究問  
其事云先得女子安品子郭言於表弟張生未甚信王  
素吝嗇一日與賓從同過鳴珂里見婦人靚粧倚門悅

之遂召同列命酒為歡時張生與其末頗以為異密問之則安品子也品子善歌王氏悉以金帛贈之自是資貨日輸其門每歡洽酒酣畧無所怯未經數年遂至貧

困

劉詰錄

隨僧飯羅史君向廬州人不事產業以至困窮常在福泉寺隨僧飯而食後去嘗廢二十年間持節歸鄉里及境至僧房中書壁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鳴鹿西上虎符歸故時賓從論前事到處松杉長舊園野老共避官路

拜沙鷗送認隼楔飛春風一宿琉璃殿惟有泉聲恆素

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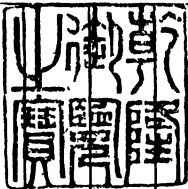
監戒錄

赤貧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赤族言盡沒無遺類耳漢書注以為流血丹赤族疑謬

貧窮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

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也

記大畧



天中記卷三十九